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護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六　圖類

五嶽圖序　漢東方朔

五嶽真形者是山水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髙下參差長短舒卷波流潏於奮筆鋒鋩暢乎嶺崿雲林玄黃有如書字之狀是以天真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趣向因

如字之韻隨形而名山焉昔黄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之諸侯咸宗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是為黄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破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泰山勒岱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野遷徙往来無有常處察四岱並有佐命之山惟南嶽孤特而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為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嶽之後又命青城為丈人署

廬山為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適始於黄帝耳古畫五嶽真形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羣方飛天之書法殆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釋注顯出終不可知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晉裴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使掌其職曁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今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

漢氏所畫輿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罙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吴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河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

八篇今制地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繇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故以此六者參

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八駿圖序 唐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説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趫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絶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黄騠

褭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犀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别哉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歴之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

張神化報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晬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汪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絶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旂焉用騏驎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内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於

天寶季年朝貢不絶曁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
忿其殺鷙乘彼薦饑於是破龍庭焚罽幕蕭條萬里地
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
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
房玄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乂安帝德遐被所致也
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覩此懷懼何者昔
秦始皇并呑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
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

途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
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
名為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為中興之主豈不
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
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秘書少監
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覿稽合同異覼縷闕遺傳胡貊
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
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顔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

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𣂏因韋宗卿吕述所記異聞飾以續事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帝王世次圖序　宋歐陽修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

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説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
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
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
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説復興周室亦益衰
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
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竒書異説方充斥而盛
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
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説世無聖人以為

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竒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髙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令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乆逺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

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序越州鑑湖圖　曾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揵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漑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

田田之北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漑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漑之總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藁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

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寖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

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嗚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輙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

測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理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

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揺役夫内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戸二十

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得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者其言又以謂宜遵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悖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

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

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知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説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歴以來三十餘

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隠微難得而考者由茍簡之故而弛壊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遊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

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

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揺役夫内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説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

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岍水葭菼向搖落草萋然

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葢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尘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蒢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

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檠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顚出網中得者舨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顚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篳閒童子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

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但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河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吴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罶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庶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和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周易旁註前圖序

明朱同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

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

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

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録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圖説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朱升序

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

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邺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廪賑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

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與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殁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院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縉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

孫佩服訓戒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畆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

諸其來者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頒白蔦肩高聳背若有負而坐中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髮

白髿髿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
啟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黄巖謝公鳴治
又一曹徵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
部尚書郴州曽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豊凖鬚髯徼白
而長左手撚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
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
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
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為户部右侍郎益都陳公

廉夫者面微長且頳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懸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

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曽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摅志効力各執

其事以賛揚政化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兹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徵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

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曽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令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户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萍會圖序　李夢陽

萍會圖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善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也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飈風過焉縈花絮於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嫣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

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縶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親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茲地覽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東

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専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剌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為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叙商城林泉圖　何景明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别於汴水上别且二十年矣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問攜所繪林泉圖語予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於林泉

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閈奚望於若顧於若竊慕愛之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于懐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不可愛而適之者奚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為是圖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

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於圖上敢欲得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予遊予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可強者也氣拘於所處志執於所見其孰能移之王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閈而有隱逸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同有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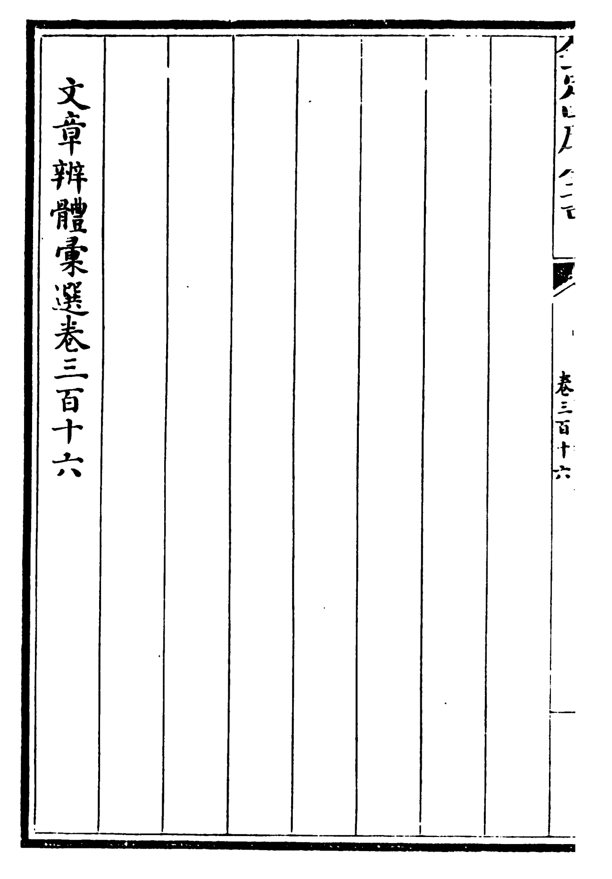
報好義忘利者寡悲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綵衣春燕圖序 歸有光

吳粤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於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略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潢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

歳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稱冀為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為中州則知今吳粤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通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國之外彈冠結綬於朝國家威靈軼於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興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為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

而起者盖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娱有山海之觀有茘枝洲花鄔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燕圖者因為序之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七 志類

志序 梁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義刑政

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刱立八書片文隻字鴻纎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歷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謡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説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

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

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

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

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

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

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

而略竊以班氏律歷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

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

入令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止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皷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

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
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
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
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紀録何
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
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
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
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覦不作握

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動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灾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

所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雝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户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邉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

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詳該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滿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馬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抒軸忘飡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後之君子削藁

而已焉

雲南志畧序 元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於海内使省臣賽音歐德齊往撫以威惠浴其俗而導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恩安遐荒

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
啟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桀悍素不知教見
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
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主者格於貪利虐
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
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
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
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

靖廵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披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

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觀覽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全蜀藝文志序　明　楊慎

余嘗讀左太沖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曠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耆儒游談為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諼乎若夫陳子

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咸挾藻而騁轡猗歟多矣況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洎於百濮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

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蹔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録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愼乃檢故麓探行篋參之近志復採諸家擇其菁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剪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於廬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文無錯訛刻猶古欵東阜公喜曰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迹矣乃今得茲於遠邦不謂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横陳實繁有臚乃

博選而約載之為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遊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之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馬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秖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開局於静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二十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既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

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之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為西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闕於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令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蒼梧軍門志序　許應元

少司馬括蒼應公着軍門志成屬應元曰子爲我敘其意應元旣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侵伐之患者北則一南則有兩粵之夷然而北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墻之内也何者北人所居絶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堠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嚮而爲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畿郡遠者數百里近

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北故曰在目睫之前也夫兩粤者絶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洞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恣睢不狎詁言茍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所不懐而彊武之所不讋也獸集鳥散亭隧烽塞之所不得施甲盾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粤之民無歲無夷寇之騷矣然而天下知北害而未覩粤憂者北近而粤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牆之内也夫粤

之夷非能為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憲祖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禦之柄為萬世規深遠然而碩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勲薦紳大夫攄鈎深致遠之慮鷹揚爪牙之士効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燀赫乎遠方技蟀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云亦信矣然公頠且以為憂者何也嗟乎是乃公之所以為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固曰勤卹民隱而除其害夫粤之用兵亟矣粤人之力屈久矣

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敵之形也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爲寵也而君子以爲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吡庶豫吡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筭也故公再克敵而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采徹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槩見於後世牧民形勢乘馬之

篇著則攘夷之功春秋有紀焉况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葢逺矣

青州府誌序　李攀龍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為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

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爽鳩氏邈矣
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
分領幷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
國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和請立挾濁澤之
遇漢諸王子廢絶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
更至迭謝與髙國世卿異矣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
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榮感守虛釋究振老龍闢馬
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灾祥

志海岱惟青州鎮曰沂山淄澠流惡安得決濩洛之水汁肥自織而放於瑯琊比先王覩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寛緩闊達緜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揺六十牧家固陋性成方頋罷西南𤾩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為而曰齊人多詐也今自見采金煑海之徒不可動揺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轂擊肩摩然隂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於燕收馬於魯南多山

谷登降之氓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其餘鹽絺海物雜錯
户登則田治賦平則産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葵
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
作户口田賦物産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
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羣萃州處以就閒燕言
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用鯢脯靈山
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蜉為
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鬬郤流賊數萬騎亦由人自

為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為縣蓋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為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閔以稱兵足備他盜桓為遊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齒塞塗振莩懷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於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筴為哉觀孟嘗君之泣然於雍門周斯遁城而葬者未為失之逢於何捆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慘於埋徵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

老有屺其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遇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縣於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強之佐葢姑置焉而況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治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為大儒源本六經家

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主父嚴安上書言事
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葉陽助
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泯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
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則豪輕李次故齊
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咺子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
同袍之役乃過為之隱憂務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恠
其惆疑引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閫有胱珥之后亦有
鷄鳴之夫人北宫嬰兒何為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

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閒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柏壽過而能悛是從末減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閭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排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為形怪以常為體精氣相挾假合為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

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泰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岳王祠志序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泉司馬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

爲也祠志爲卌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於今所以
榮衰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
實云王之勇於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
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
戰將之用而用蓋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
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
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
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

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師或以為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為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敵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侄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略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為世所哀憐佻而進王之為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歟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為宮故有孝宗附其宮為廟

王為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為代亦猶高之不能為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濟蜀高孝為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為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護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八　譜牒類

譜例序　宋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也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

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絶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絶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絶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以

為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盖將有從焉者

羅氏族譜序 元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稽焉今豫

章羅氏族譜斷自崩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大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至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始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十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被

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大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孫孫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為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義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為然他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告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祖稅又為三宥制行以致其嚴凡有宗族子

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為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徼蕨之約顧能紀録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范氏族譜序　明方孝孺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

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絶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宗髙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髙節為海内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焕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髙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焕卿之子彦良從予遊因以序為屬古之貴乎修譜者

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烝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亦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

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惇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

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
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
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
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
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
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
滅無遺而匈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
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

將在是乎

刻朱子實紀序 李夢陽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覽惻愴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此哉他不必論

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於公為用邪好邪知邪嗚呼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

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黄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愬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而悲也公既没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内外戚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録及其子孫葢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

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實之為給事中卒有生曰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中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楨卿

韓氏瀘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也何為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别嫌疑定親疏而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絶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

强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循其脈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諜駁而氏族淆錯抑已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謐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參禮輯譜諜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矣豈非喪亂

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鼎樹者七世猗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永久則糾錯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訛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叙疏邇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開見之末徵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刋之慎其本也詩曰緜緜瓜瓞此言循其本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未夷則厥初之念興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辨爵

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曰述親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源叅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夫乃謂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章往非以為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夫使宗族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食墳墓穢而不修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以述譜所以明乎人

倫也人倫序而孝弟興孝弟興則禮樂作古者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曰明乎禘嘗之義其如視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陸氏譜序　徐渭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

之存亡不可定而定於兩公者則如此余少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檝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泣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緐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踈耶予與君言

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其為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余也

龍游翁氏宗譜序　歸有光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

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於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為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

以門第官人雖罕姓雜譜皆藏於有司而譜諜特盛迄
於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
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
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
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
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
衍縣之杜山塢岑堂庵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陽者曰
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

有官號妣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為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為序而歸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九　以下紀錄類

東方朔畫像贊序　晉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

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

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守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馬汧督誄序　潘岳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屬羌反未弭而編户之氏又肆逆馬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泰隴之僭舉吏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渺爾之身介乎

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户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茭罄絶於是發洪棟而用之罥以鐵鎖機闗既縱礧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柹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櫪馬長鳴匈醜駭而疑懼乃闞地而攻子命穴淺壍窴壺罏瓶甒以偵之將穿嚮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

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縠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慶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縠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以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偪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

穽䰟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間䂓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喋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賀首之雔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雔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

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

弔魏武帝文序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蝕由

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
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
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
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
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

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令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患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縶情累於物外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張中丞傳後序　唐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廵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廵者開門納廵位本在廵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廵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廵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廵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

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余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説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偏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序賻禮　宋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食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

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輙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輙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我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

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
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
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
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
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
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
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

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綵蘇慶文臺亨所為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元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狥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

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屣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

大著北方經學實賴嗚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
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
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
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
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
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
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
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

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鬭魑魅徑林莽
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
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
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
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
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
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

已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絶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

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屬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迴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矣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

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髙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訶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

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桑海遺録序 吳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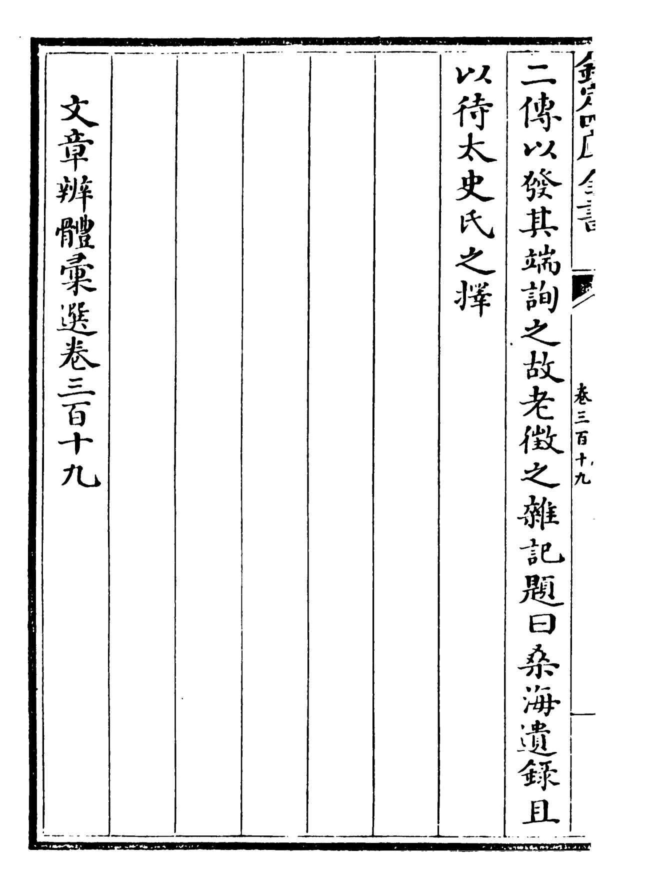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論文丞相事云自江西初起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

彦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繞太湖柳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據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繞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僞更作

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為始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

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内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不絶此其國勢盡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薫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王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

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鬃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入輙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窮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為此二傳類司馬遷班固以下不及也此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



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擇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九